

陆小凤

第四册

〔台湾〕古 龙
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叶曙明
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封面设计：苏家杰

陆 小 凤

〔台湾〕古 龙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3.625印张 4插页 1247,000字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5360-1073-7/I·960

新闻出版署（91）图管字第138号文批准出版

全套四册定价：24.80元

棋高一着

最后从石阶上走下来的，并不是西门吹雪，是木道人。他才真正是走在最后面的一个，老刀把子却显然想不到石雁身后还有人在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世上岂非本就有很多事都是这样子的。

陆小凤竟似也想不到他会来，吃惊的看着他，再看看倒在血泊中的老刀把子，忽然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了他？为什么不留下他的活口？”

木道人道：“他的秘密我们早已知道，就算再问，也问不出什么来，我出手虽重了些，却绝了后患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可是我们还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。”

木道人笑了笑，道：“人死了之后，还是一样能看得出他本来面目的。”

陆小凤怔了怔，也笑了：“这几天我实在太累，连头都累晕了。”

木道人笑道：“每个人都有晕头的时候，怕只怕没有头可晕。”

——每个人死了之后，都一样能看得出他本来的面目。

——怕只怕他本来根本没有面目。

陆小凤翻过老刀把子的脸，又怔住。

他看见的竟是一张没有脸的脸，黑洞般的眼睛里却带着说不出的讥诮，仿佛还在说：“永远没有人再能看见我的真面目，

永远没有……”

每个人都怔住，连柳青青都怔住。

石雁却长长吐出口气，道：“他虽然没有脸，我也认得出他。”

木道人黯然道：“你当然认得出，我也认得出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来仿佛更衰老：“这个人就是本门的叛徒石鹤。”

“不对。”陆小凤说：“不是石鹤。”

他的口气很坚决，很有自信，对他说的这件事，显得极有把握。

没有把握的话，他绝不会对屋子里这些人说。

这是间高雅安静的书房，在一个绝对安全隐秘的地方。

无论谁要进入这间书房，都必需先通过七道防守严密的门户。

防守在外面的人，几乎每一个都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其中包括了武当、少林、雁荡和巴山门下最优秀的弟子，还有长江水寨和十二连环坞中最精明干练的几位舵主。

没有得到屋子里这些人的允许，绝对没有任何人能闯进来。

他们在这里说的话，也绝对不会有一点风声走漏出去。

他们将这个地方叫做“鹰巢”，这次对付“幽灵山庄”的计划，就是他们三个月以前在“鹰巢”中决定的。

这是个绝对机密的计划。

计划中的第一步，就是先说服西门吹雪参加，造成他和陆小凤之间的冲突仇恨，让江湖中的人，都以为他非杀陆小凤不可。

这本不是件容易事，西门吹雪绝不是个容易被打动的人。

谁知这一次西门吹雪居然并没有拒绝，他显然觉得能追杀陆小凤是件很有趣的事，所以他唯一的条件是——

“你一定要真的逃，因为我是真的追，你若被我追上，我也许就会真的杀了你。”

所以陆小凤在逃亡的时候，的确随时都在捏着把冷汗。

计划中的第二步，就是安排陆小凤逃亡的路线，一定要让他能在无意间和“幽灵山庄”中的人接触，而不被怀疑。

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还得自己独力去应付一切困难，绝不能和任何人接触。

陆小凤是不是真的能混入幽灵山庄，他们并没有把握。

可是他愿意冒这个险。

他们对于“幽灵山庄”这个组织已知道了很久，却一直都抓不到一点线索，只不过从一个垂死的陌生人口中，知道这组织最近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所以他们也非开始行动不可。

因为他们已查出这个垂死的陌生人，竟是多年前就已应该死在西门吹雪剑下的顾飞云。

他从幽灵山庄中逃出来，被石鹤逼入了万丈深壑，虽然侥幸没有死，两条腿却已断了，只凭着一双手和一股坚强的意志，在绝谷中爬了五天四夜，才遇见一个在深山中采药的道士。

这道士正是武当弟子，他总算能活着说出了幽灵山庄的秘密。

只可惜他知道的也并不多，而且已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

所以陆小凤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“表哥”并不是顾飞云。

最先开始策划这件事的是武当石雁，他第一个找的人就是陆小凤。

——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，这个人无疑就是陆小凤。

可是陆小凤却知道，单凭自己一个人之力，是绝对无法成功的。

他一定还要找几个好帮手，他认为其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司空摘星。

要说服司空摘星简直比说服西门吹雪还困难，幸好他有个弱点。

他好赌，尤其喜欢跟陆小凤赌，而且随便陆小凤赌什么都行。

所以陆小凤就跟他赌：“我若不成功，你就得替我挖蚯蚓。”

等到司空摘星发现这是个圈套时，后悔已来不及了，为了不想输，他只有全力帮助陆小凤完成这件事。

他一向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

可是他也坚持要找一个不能缺少的帮手，他要陆小凤替他找花满楼。

花满楼的思虑周密，无人能及，也许就因为他看不见，所以思想的时候比别人多。

最原始的计划，就是他们四个人在“鹰巢”中决定的。

他们四个人的力量当然还不够，所以他们又拉入了六个人。

那就是少林铁肩、丐帮王十袋、长江水上飞、雁荡高行空、巴山小顾，和十二连环坞的鹰眼老七。

因为这六个人门下都有人在幽灵山庄。

他们的势力，也正好分布在幽灵山庄到武当的路上。

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都是绝对守口如瓶的人，绝不会泄露这计划的机密。

从外表看来，这只不过是闹市中一栋很普通的楼房，是用鹰眼老七门下一个分舵舵主的名义买下来的，用楼下的三间门面，分别开了一家药铺，一家酒肆，和一家棺材店。

三家店铺中的伙计，当然都是他们门下最忠诚干练的子弟。

知道这次计划的人，却只有他们十个，其余的人，只不过是奉命行事。

现在他们十个人之中已到了八个。

陆小凤看着他们，将刚才说的话又重新强调了一遍：“不是石鹤，绝不是。”

石雁没有来，显然病得很严重，唯一见过石鹤的就是铁肩。

当年武当另立掌门，石鹤自毁面目时，这位少林高僧也在座。

他看见过这张没有脸的脸，无论谁只要看过一眼，都永远不会忘记。

所以他反对：“我看过他的脸，他绝对就是石鹤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死在木道人剑下的当然是石鹤，石鹤却不是老刀把子，绝不是。”

司空摘星抢着道：“你怎么能确定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我知道老刀把子是谁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是谁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是木道人。”

司空摘星吃了一惊，每个人都吃了一惊。

过了很久，铁肩才慢慢的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对，不会是他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铁肩道：“多年前他就可以做武当掌门的，但他却将掌门人的位子让给了他师弟梅真人，由此可见，他对名利和权位看得并不重，他怎么会做这种事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本来我也不相信的，本来我还想将他也拉入鹰巢来。”

铁肩道：“难道有人反对？”

陆小凤点点头，道：“石雁反对，花满楼也不赞成。”

铁肩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这次他问的是花满楼。

花满楼迟疑着，缓缓道：“当时我并不是怀疑他，只不过觉得他和古松居士太接近，很难对古松保守秘密。”

铁肩道：“你认为古松可疑？”

花满楼道：“他的武功极高，可是他的师承和来历却从来没有人知道。”

铁肩道：“他是个隐士，隐士们本来就通常都是这样子的。”

花满楼道：“隐士归隐之前，也总该有些往事的，可是他没有，就好像一生出来就是个隐士。”

铁肩沉吟着，又问道：“石雁为什么要反对木道人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他知道木道人并不是真心情愿让位给梅真人的。”

铁肩皱眉道：“难道他也像石鹤一样，是因为做了件有违教规的事，所以才被迫让位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想必是的。”

铁肩道：“他做了什么事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石雁不肯说。”

家丑不可外扬，不管怎么样，木道人总是他的师叔，又是武当门下硕果仅存的长老。

陆小凤道：“石雁虽然不肯说，现在我却还是已大致猜出来了。”

巴山小顾也忍不住问道：“木道人当年究竟做了什么违背教规的事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不但在外面娶了妻室，而且还生了儿女。”

铁肩沉下脸，道：“人言不可轻信，有关他人名节的话，既不可轻易听信，更不可轻易出口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是。”

司空摘星又抢着道：“可是他既然已说出口，就一定有把握。”

铁肩道：“不但要有把握，还得要有证据。”

陆小凤没有证据。

可是他的分析和判断，就连铁肩大师都不能不承认极有道理。

——沈三娘是叶凌风的妻子，却为老刀把子生了儿女，她对不起的是叶凌风，并不是他，老刀把子为什么反而恨她？而且杀了叶凌风。

因为老刀把子就是木道人，就是沈三娘的表哥，也就是沈三娘真正的丈夫。

陆小凤道：“木道人当时正在盛年，沈三娘也正是豆蔻年华……”

在铁肩大师面前，他说得很含蓄，可是他的意思却很明显。

这表兄妹两人，无疑有了私情，怎奈木道人当时已是武当的入门弟子，当然不能光明正大的和她结成夫妻：“所以他就想出了个李代桃僵之计，让沈三娘嫁给叶凌风，做他子女的父亲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选上叶凌风？”

“因为叶凌风也曾在武当学过剑，而且是他亲自传授的，

为了授业的恩师，做弟子的当然不能不牺牲。”

但是后来木道人老了，又长年云游在外，沈三娘空闺寂寞，竟弄假成真，和叶凌风有了私情。

等到木道人发现她又有了个本不该有的女儿，也就发现了他们的私情，当然对他们恨之入骨。

“但是他更恨武当，因为他的弟子石鹤，也遭受了他同样的命运，被迫让出了掌门之位。”

他本来已将希望寄托在石鹤身上，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，他只有别走蹊径。

“报复”和“权力”这两样事，其中无论哪一样都已足令人不择手段，铤而走险了。

“可是这还不足以证明木道人就是老刀把子。”

“我还可以举出几点事实证明。”

典礼进行时，只有他才能接近石雁，也只有他知道剑柄中的秘密。

“那秘密很可能就是他当年被迫让位的秘密，所以他势在必得。”

对武当内部的情况，只有他最熟悉，所以他才能布置事成后安全撤退的路线，而且将群豪留在大殿里，想追都没法子去追。

长净和长清都是他门下的直系子弟，只有他才能收买他们。石鹤一向孤僻骄傲，也只有他才能指挥命令。

这几点虽然也只不过是推测，却已足够接连成一条很完整的线索。

何况陆小凤手里还掌握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：“我虽然早就知道表哥不是顾飞云，却一直看不出他的真正来历。”

铁肩忍不住问：“现在你已查出来？”

陆小凤点点头，道：“表哥就是古松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大家又吃了一惊。

陆小凤道：“近年来木道人和古松一向形影不离，经常结伴云游，而且行踪飘忽，只因为他们经常要回幽灵山庄去。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这次武当盛会，大家都以为古松一定会到的，他却偏偏没有露面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那只因为他已被我囚禁在叶氏山庄的地窖里。”

铁肩道：“你有证据能证明他就是古松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见过他出手，他的剑法极精，而且极渊博，和古松的剑法很接近，他的身材和脸型更像古松，只要在加一点胡须，添几根白发，再染黄一点，就完全和古松一模一样了。”

司空摘星道：“难怪我总觉得古松有点阴阳怪气的样子，原来他一直都没有以真面目见人。”

铁肩沉思着，忽然道：“还有一点漏洞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铁肩道：“如果木道人真的就是老刀把子，为什么不依约到满翠楼去跟你们会合？”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只因为他已知道事情有了变化，已有人泄露了我们的机密。”

铁肩道：“是谁泄露了机密？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当然是平空多出来的那个人。”

多出来的人，当然就是那高大威猛的老人。

陆小凤道：“这件事本来绝不能让第十一个人知道的，你们为什么要多带一个人去？”

巴山小顾反问道：“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？”

陆小凤不知道。

巴山小顾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师叔，是滇边苗人山三十

六峒的峒主，也是世袭的土司。”

陆小凤忽然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说的是龙猛龙飞狮？”

巴山小顾微笑道：“他足迹久未到中原，难怪连你都不认得他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们让他也参与了这秘密？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他世代坐镇天南，贵比王侯，富贵尊荣，江湖中无人能及，你想他怎么会出卖我们？泄露我们的机密？”

陆小凤闭上了嘴。

可是他终于已想起这个人是谁了，也已想起自己为什么总觉得见过这个人。

他忽然觉得嘴里又酸又苦，就好像刚吃了一大锅臭肉。

铁肩道：“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法子能证明你的推测是否正确。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铁肩道：“要石雁说出剑柄中的秘密。”

每个人都同意：“木道人让位，若真是为了他和沈三娘的私情，也就证明了他是老刀把子。”

铁肩道：“石雁虽然不愿泄露他本门尊长的隐私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已不能不说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已回武当？”

铁肩道：“天还没有亮就已回去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木道人是不是也在武当？”

铁肩道：“我们也想到很可能会有人对他不和，所以特地要王十袋陪他回去。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那么我们也应该尽快赶到武当去问个清楚。”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喃喃道：“我只希望现在赶去还来得及。”

突听门外有人道：“现在已来不及了。”

王十袋先坐下来，擦干了脸上的汗，喘过一口气，才缓缓道：“武当第十三代掌门人石雁，已于四月十四午时前一刻仙逝，享年四十七。”

没有人动，没有人开口。

大家的心都已沉了下去，过了很久，才有人问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他有宿疾，而且很严重。”

铁肩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病在肝膈之间，木道人早已看出他的寿命最多已只剩下百日。”

陆小凤动容道：“木道人替他看过病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木道人的医道颇精，我也懂得一点医术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看他真的是因旧疾发作而死的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毫无疑问。”

陆小凤慢慢的坐了下去，竟仿佛连站都已站不稳了。

铁肩的脸色也很沉重：“他有没有留下遗命，指定继承武当掌门的人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我们本来以为他一定有遗书留下的，却找不着。”

铁肩的脸色更沉重。

他深知武当的家法门规，掌门人若是因特别事故去世，未及留下遗命，掌门之位，就由门中辈份最尊的人接掌。

武当门下辈份最尊的，就是木道人。

铁肩长长叹息，道：“想不到三十年后，他还是做了武当掌门。”

陆小凤苦笑道：“这只怕早已在他意料之中。”

他们心里都明白，现在若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更不能动他了。

武当的掌门，是绝不容任何人轻犯的。

现在他们连一点证据都没有，就算木道人真是老刀把子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

王十袋黯然道：“石雁自己虽然也知道死期不远，却还是想不到会如此突然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临死时难道连一句话都没有说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只说了一句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王十袋道：“他要我告诉你，你猜得不错。”

陆小凤霍然站起，又慢慢的坐下，喃喃道：“没有用了，就算我猜的不错，也没有用了。”

他问过石雁，木道人当年是不是因私情而被迫让位的。

石雁没有说，等到说的时候已太迟。

剑柄中的秘密，现在无疑已落入木道人手里，他们已拿不出证据。

铁肩道：“你猜的虽不错，却做错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错在哪里？”

铁肩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有人要夺剑，就不该让石雁将那秘密留在剑柄里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们这样做，只不过因为要诱他依约到翡翠楼去，我们才能当面揭穿他的真面目，剑柄中的秘密若不是原件，他一定看得出，一定会疑心。”

他叹息着，又道：“当时我们怎么想得到消息会走漏，他竟忽然改变了主意。”

铁肩叹道：“无论他是谁，都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的计划虽然一败涂地，可是到了最后关头，他还是没有败。”

大家默默的坐着，心情都很沮丧。

他们的计划虽然周密巧妙，想不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

巴山小顾道：“现在我们对他还真的已完全无能为力？”

陆小凤沉吟着，缓缓道：“也许我还能想出一两个法子来。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师叔是不是也在武当？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他不在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我知道全福楼的主人是他昔年的旧属，特地宰了条肥牛，请他去大快朵颐，这种事他是绝不会错过的。”

陆小凤眼睛里发出了光，道：“他喜欢吃肉？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简直不可一日无肉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吃得不多？”

巴山小顾道：“多得要命。”

四月十四，午后。

全福楼的门上贴着张红纸：“家有贵客，歇业一日。”

虽然歇业，门板并没有上起来，一走进门，就可以看见威武高大，气吞全牛的龙猛龙飞狮。

三张桌子拚起来，摆着一大锅肉。

他吃肉不喜欢精切细脍，花样翻新，要吃肉，就得一大块一大块的吃。

偌大的厅堂里，只有一个堂倌远远的站着伺候，连主人都不在。

他吃肉的时候，不喜欢别人打扰，也不喜欢说话。

可是他并没有叫人拦阻陆小凤。

陆小凤就大步走过去，搬了张椅子，在他对面坐下，微笑道：“你好。”

龙猛道：“好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认得你。”

龙猛道：“我也认得你，你是陆小凤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但我却不认得龙猛，我只认得你。”

龙猛大笑：“我难道不是龙猛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是飞狮土司，难道就不是吃肉的将军？”

龙猛不笑了，一双环目中精光暴射，瞪着陆小凤。

陆小凤道：“将军并没有死，将军还在吃肉。”

龙猛道：“肉好吃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犬郎君既然能将你扮成将军的样子，当然也能将别人扮成那样子，何况人死了之后，样子本就差不多。”

龙猛道：“将军为什么会死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我去了。”

龙猛道：“你去了将军就要死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将军的关系重大，除了老刀把子之外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出他的真面目，早一点死，总比较安全些。”

龙猛道：“不错，死人的确最安全，谁也不会注意死人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只可惜最近死人常常会复活。”

龙猛勾起了一杓肉，忽然问：“你吃肉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吃。”

龙猛道：“吃得多少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多。”

龙猛道：“好，你吃。”

他先将一杓肉倒入嘴里，就将木杓递给了陆小凤：“快吃，多吃，肉好吃。”

陆小凤也勾起一杓肉：“肉的确好吃，好吃得要命，只可惜有时竟真会要人的命。”